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精品

官场现形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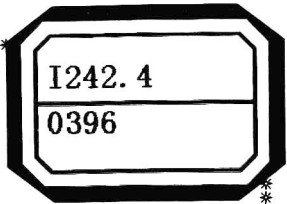
李宝嘉 著



长松出版社

3430290

1345327



官场现形记

(清) 李宝嘉 著

(下)

长征出版社

第三十四回 办义赈善人是富 盗虚声廉吏难为

话说王慕善这日正在局里请客吃酒，忽然走进来两个堂子里的娘姨、大姐，笑嘻嘻的朝着他说：“我们先生就来。”王慕善一看，来的不是别人，正是他相好西荃芳花媛媛的一个大姐，名叫阿金，一个娘姨，名唤阿巧的。便是前个月里过节，工慕善短欠这花媛媛十二台酒钱，九十六个局钱，节边正因转运不灵，没有送去。花媛媛的母亲平时因见这位王大少来往的很有几个大人老爷，谅非安心漂帐的人，一时掉头不转也是有的，因此并未叫娘姨、大姐上门来讨，以为过节之后，只要王大少仍旧前来照应，这钱终究要还的。谁料自从节前顶到如今，王大少一趟未曾光降。到局里问问，总说在家里，到公馆里问问，又说在局里，打定主意，总不叫你见面。后来又听他同走的朋友讲起，说王某人节后又做了百花底的周宝宝，两人十分要好，不到一月，已经吃过三个双台，碰过八场和。

花媛媛的娘心上恨极了，几次三番的要去候他，总被他预先得信，不是从后门逃走便是赖在周宝宝房间进住不出来。因此，花媛媛的娘一连候了几日未曾候到，只得天天仍旧到书局里来跑。

后来碰到过一次，花媛媛的娘本来要同他拼命的，禁不起他花言巧语，下气柔声，一味的软缠，央告花媛媛的娘道：“姆妈不要动气，实因前帐未付，没脸登门，并非不放在心上。”又道：“姆妈，我的事情你是晓得的。目下我这书局，新马路宋子仁宋大人，铁马路做善举的申义甫申大人，都肯帮我银子，把局面着实还要撑大。目下他们几位都已答应，但是银子还未到手，等到他们把钱一送来，头一注就先拿来还你。非但酒钱、菜钱两三百块算不得什么，并且我从前许过媛媛送他一副金钏臂如今也要了此心愿。请你今天先回去，我少则十天，多则半月，一定不会误你事的。”

花媛媛的娘道：“大少，人心是肉做的！你春天来做我们媛媛的时候，还是个小先生；如今……”王慕善不等他说完，便道：“你不要说了，我有什么不晓得的。将来银子下来的多，我还要讨媛媛做姨太太哩。你就是我

的丈母娘。我讨了媛媛，接你丈母娘一块同住。”花媛媛的娘道：“大少，你只要把局钱、菜钱算还给我就够了！别的好处我亦不敢想了！”王慕善道：“事情将来定规要如此办，你放心罢了。”花媛媛的娘只得权时隐忍而去，连他跳槽的事亦未揭穿。

谁知过了半个多月，仍无消息。花媛媛的娘一连又叫人来过两三趟，无奈总不见面。他这书局乃开在靶子路北面，来一趟非轻易容易。花媛媛的娘急了，乃买通王慕善的车夫。车夫便告诉他：“几时几日开局，我们东家一定在这里的，你们尽管来就是了。”花媛媛的娘记在肚里。谁知到了开局的那一天，王慕善早已防备，预先托了宋子仁替他到营里借了四名亲兵，穿着号褂子站在局门口，弹压闲人；又请巡捕房派了两个华捕，帮同禁阻，一切闲杂人等毋许擅入。

却说花媛媛的娘，这日有事在心，一早便唤女儿起身。收拾停当，已有十一点半钟，及至走到，不差亦有半点钟了。只见人来客往，马车包车，着实不少。花媛媛母女两个晓得此时不便，又在外边茶馆里等了点半钟，看看来的人已去大半，方同了阿金、阿巧趑至门前。亲兵、巡捕拦阻不准进去。媛媛母女二人面孔究竟还嫩，禁不起呼喝，便退了出来。毕竟阿巧心机灵巧，便道：“既到此间，那有不见之理！”便让媛媛母女仍到茶馆里去坐，他就拉了阿金硬闯进去。巡捕喝问何人，阿巧便说是王老爷自己公馆的人。巡捕不便阻拦，任其扬长进去。王慕善一见，果然大吃一惊。台面上正是一班贵客，倘若闹穿，诸多不便。急能生巧，便道：“你们来得极好。我家大老爷本来有封信在这里，我因为有事，所以还没送来。如此，就托你二人带了去，省得我走一趟。”说罢，趁着到房取信为由，把阿金、阿巧一直领到帐房，先埋怨他不该当着大众坍我的台，又说：“上下不过几天，怎的就急到这步田地？”阿巧道：“事情并不与我相干。他娘儿两个一定要来，同在茶馆里；大少，你自己同他说去罢。”王慕善约约眉头，道：“我正在这里有事，他们偏偏要来同我胡缠！”阿巧道：“这是你自己不好，说话不当话，也怪不得别人。洋钱一时来不及，多少给他们几个，陆续续的开销点，他们也不来找你了。”王慕善晓得今天的事非钱不能了结，硬硬头皮，从帐房柜子里取出昨儿新借来的一封洋钱，数了数，除用之外，只剩得六十多块了。于是把零头留下，先拿五十块钱给媛媛。又拿十块给阿金、阿巧平分，求他二人快快劝他母女回去，有话过天再说。阿巧、阿

金见钱眼开，乐得做好人，拿着洋钱，倒反千恩万谢而去。

王慕善见他二人走出大门，方把一块石头放下，重新赶到客堂入席，连说：“对不住！……”又道：“刚才来的两个人，说也好笑，他先生就是普庆里的洪如意。还是家兄去年路过上海的时候照应过他几十个局，碰过几场和，吃过两台酒。等到家兄进京之后，他俩常常通信，还带过东西，都是小侄替他们传递。”宋子仁道：“令兄大人真要算个风流才子了！洪如意是由苏州来的，一切气派到底两样。”当下你一句，我一句，竟把花媛媛一段故事，丝毫未曾揭穿。

王慕善于是把心放下，举箸让菜，忽然才觉得不见了上面第二位申大善士，忙问众人：“申老伯那里去了？”宋子仁对他说：“申义翁听说为着庄上存的一笔款子，也不晓得怎样，管家来送了个信给他，他就急忙忙的去。不及关照你，托我们关照你。一打岔就忘记了。”王慕善听了，甚为气闷。只因蔡智庵有劝他代借五千银子的一句话，虽未答应，在王慕善却不能不痴心妄想。当下席散，众人告辞。

次日，朱礼斋果然送到五百银子。王慕善千恩万谢，自不必说。但是上节过节拖欠太多，五百银子换了六百几十块钱，还还局帐，还还店帐。大老官有了钱，腰把子就硬起来了，不免又要多摆几个双台以及吃大菜，又麻雀，坐马车，看戏，制行头，都是跟着来的。不到十天，五百雪花银早花得干干净净。等到钱化完了，又想到：“宋子仁还答应过我一百银子，不免向他要来应用。”偏偏碰着这位老先生极其罗苏，又是极其小心，见面之后，问长问短；问：“局里一个月有多少开销？现在已刻了多少书？每年可趁几个钱？”王慕善于是随嘴乱编，只求搪塞过去，好拿他的银子。后来宋子仁又说了许多勉励他的话，然后拿出来一张月底的期票。王慕善钱既到手，如获至宝，便也不肯久坐，随意敷衍了几句，一溜烟辞了出来。回到局里，一看是张期票远水救不得近火，于欢喜之中不免稍为失望。踌躇了半天，只得托本局帐房朋友，化了几块洋钱，到小钱庄上去贴现，贴了回来，又被帐房扣下五十多块，说是工匠薪工，厨房伙食，再不付，人家都要散工了。王慕善因到手只有八十来块钱，急的朝着帐房跺脚，心上虽不愿意，而又奈何他不得。八十来块钱禁不得大用，不到三天又完了。

没得钱用，只得另觅别法，又想：“钱少了，实在不够挥霍。现在不如去找蔡智庵，前天承他美意，肯替我向申义甫设法。”主意打定，便去找蔡

智庵。蔡智庵听出前天申义甫的口气，晓得他一定不肯挪借，恐怕自己去说不成功，要坍台的，便道：“这话须得你老哥自己去找他，我们旁边人只能敲敲边鼓。他同老哥交情厚，自然会替老哥想法子的。”王慕善不知他用意，便道：“卑职遵大人的示，且等卑职去过之后，看是如何说法，再来禀复大人，求大人替卑职想个法儿。”蔡智庵道：“就是如此。”王慕善从蔡智庵那里出来，果然去找申大善士。进门之后，托门上人通报。门上人说：“我们大人正接着山西电报，听说山西今年闹荒年，抚台有电报来托这里汇银子去，正请了阎二老爷来，在厅上商量呢。你老还是此刻见，还是停刻见？”王慕善一想：“我这趟来的真不凑巧！偏偏来找他，偏偏碰着他有事。但既来到此间，断无不见佛面之理。”便道：“不管是谁，你替我回就是了。”

门上人递上名片。申义甫一见是他，肚皮里就有点不愿意，心上想道：“那天蔡某人一开口就劝我借给他五千银子，好容易被我借端逃走。他今日又缠上门来，真正讨厌！”欲待不见，不料王慕善已到廊檐底下等请了。申大善士无法，只得叫“请”。见面之后，寒暄过去，申义甫不等他说话，先问道：“你晓得了没有？”王慕善回称不知；又问：“老伯有什么事情？”申义甫道：“山西荒年，草根树皮没得吃了，现在吃人肉。抚台有电报来托我替他捐一百万银子的款，立等散放。老兄，你是晓得我的光景的，不要说是一百、八十万，就是十万、八万、三千、五千，我也得一个个的在人头上捐下来，那里有这笔闲款来垫哩。”王慕善道：“‘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’。老伯做的是好事，如果有钱垫，自然早解去一天可以把人早救活一天。”申义甫道：“呀呀乎！兄弟若不是办的顶真，都像这样东挪西借起来，那里还能撑得起这个局面。”阎二先生也帮着申义甫，说申大先生如何勤恳，如何为难，“现在赈捐已成强弩之末，那里能像从前来的容易”。滔滔汨汨，说个不了。

王慕善到此，方请教他姓字。申义甫道：“你连阎二先生阎大善人还不认得？也难为你这个老上海了！他姓阎，他的号叫阎佐之，新近由知州保举了直隶州。已经三次奉旨嘉奖，有两回上谕高头，兄弟名字底下一个总是他。”阎二先生听了，满面孔义形于色，便亦请教王慕善的名号，王慕善说了。申义甫道：“这位王大哥，就是我同你说开办善书局的那一位。”阎二先生道：“我们中国人认得字的有限，要做善事，靠着善书教化人终究

事倍功半。倘若拿善书送给人家，人家不看，这书岂不白丢？依兄弟愚见：总不如实事求是，做些眼前功德，到底实在些。申大先生以为何如？”申义甫未及开口，王慕善道：“兄弟力量不足，所以只好刻刻书，劝化劝化人。如果本钱大，力量足，像申老伯做的这些事我都要做的。”

阎二先生冷笑道：“做善事要本钱，任凭你一辈子都做不成！兄弟资格浅，说不着。即以我们这申大先生而论，当初他家太太老伯手里，何尝有钱。他家太太老伯起初处个小馆，一年不过十来吊钱。后来本乡里因他年高望重，就推他做了一位乡董。他老人家从此到处募捐，广行善事。俗语说：‘和尚吃八方。’他家太太老伯连着师姑庵里的钱都会募了来做好事，也总算神通广大了。他家太太老伯不在的时候，已经积聚下几百吊钱。到他太太老伯，以至他老伯手里，齐巧那两年山东、河南接连决口，京、津一带，赤地千里。地方上晓得他家肯做善事，就把他推戴起来，凡有赈捐，一概由他家经手。所以等到他家老伯去世，庄上的银子已经存了好几十万了。申老伯去世的前头几年，记得那时候我只有十三岁。有天到申府上替申老伯请安，申老伯拉着我的手，说道：‘你们小孩子家，第一总要做好人；做了好人，终究有返本的。你想，我公公手里是什么光景？连顿粗茶淡饭也吃不饱。自从做了善事，到我手里，如今房子也有了，田地也有了，官也有了，家里老婆孩子也有了，伺候的人也有了，那一桩不是做善事来的？‘皇天不负苦心人’，这句话是一点不错的。’后来申老伯去世，就传到我们这位申大先生手里。申大先生更与众不同，非但场面比前头来的大，如今他老人家的顶子已经亮蓝，指日就要红了。你不听见说他们世兄即日也要保道台？真正是凤毛济美，可钦，可敬！”

王慕善听了，不胜艳羡，随向阎二先生说道：“你佐翁先生虽然不及申老伯，照此下去，发财亦是意中之事。”阎二先生道：“说那里话！我那里比得上他！《大学》上说的‘心诚求之，虽不中，不远矣’。我现在正在这里求着哩。”申义甫道：“不用你求，山西这一趟，你亦跑不掉。现在算来算去与其我们捐了银子汇上去叫他们去做现成好人，何如我们自己去，也乐得叫他们地方上供应供应。我们吃辛吃苦，卖了许多面子，捐了许多银子，还不应该好好的巴结巴结我们吗。而且还可以多带几个人去，将来义赈出力，保案当中也乐得多提拔几个人。”阎二先生一迭连声的答应“是”，又问：“大约几时可以动身？”申义甫道：“至少亦得十来天。现在顶要紧的

是刻捐册，刻好了，好托报馆里替我们一家家去分送。稿子我这里已经拟好了一张，你看看，还有要改的地方没有？”阎二先生大约看了一遍，说道：“好是好，但是还少了八个字。”申义甫忙问：“那八个字？”阎二先生道：“‘经手私肥，雷殛火焚’这八个字好少的吗？你若是不把这八个字刻上去，人家一定不相信。”申义甫道：“是极，是极！这是我一时忘记，这八个字本来是不能少的。”

其时王慕善亦站起来帮着看了捐册底稿一遍，愣在旁边，一声不敢言语。后来听了他二人攀谈，方晓得其中还有这许多讲究。随后申、阎二人又议论到名字。申义甫道：“兄弟是劝捐世家，居中头一个，兄弟也不消客气的了。其余的你斟酌去罢。”王慕善至此忽然动了附骥的念头，便朝着申义甫说道：“申老伯，小侄虽是材力浅薄，这劝捐的事，自分还办得来。可否这捐册后头附上小侄一个名字？一来等小侄附骥，叫人家瞧着小侄得与诸大善士在一块儿办事，也是莫大的荣幸。再则小侄也可以借此历练历练。小侄情愿报效，捐来的钱，涓滴归公，一个薪水也不敢领。”

申义甫听了他话，同阎二先生两个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。歇了半天，申义甫未及开言，阎二先生先发话道：“备个名字在里头，这样事倒不容易。你不要以为安个名字上去是小事，一个名字虽然只有三个字，一个字要有几百万银子的沉重。你自问你这个肩膀担得起这个沉重不能？”王慕善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去找宋子仁宋老伯做个保人，可好不好？”申义甫一想：“他这来是为借钱来的，现在借钱的话说不出口，倒想帮着劝捐，只求附个名字，我不好不答应他。而且他所来往的都是几个观察，看上去场面还不错，乐得送个人情答应了他。”便道：“并不是兄弟不相信吾兄，一定要吾兄找保人，实因事情关系者大，并不是兄弟一人之事，兄弟也作不得主。有个保人，人家就不会批评到兄弟了。”王慕善道：“这个小侄都知道。”申义甫又道：“吾兄现在做了我们自己一家人了，但愿吾兄从此一帆风顺，升官发财，各式事情都在此中生发，真正是名利双收，再好没有。从前人说：‘为善最乐’，兄弟是过来人，难道还骗你吗？”王慕善听了，自然高兴。

阎二先生道：“现在捐册还没有刻，再一笔笔的捐起来，至快也要二十天才得动身。今年十月里乃是家慈的七十晋九的生日。上次广西賑捐请奖案内已经替他老人家请了二品封典。前月家表兄进京，顺便把诰命轴子领

到。兄弟打算看个日子，借张园替他老人家热闹一天。十月里兄弟要出去放赈，不能在家里，也就借此预祝，以尽人子之心。大先生以为何如？”申义甫道：“是极，是极！显亲扬名，本该如此。佐兄不是这两年办赈，那里能够有此一番作为。如有知单公启，兄弟一定预名。”阎二先生道：“本要借重。”又闲谈了一回，彼此别去。

自从这天起，申义甫便拿红纸另写了一张“劝捐山西急赈总局”的条子贴在门口。王慕善便不时的到他家里鬼混。过了三天，捐册石印好了，下一排末了一个果然刻着王慕善的名字。王慕善看了，心上着实得意。所有捐册，除送报馆代为随报分送外，但止王慕善一个人身上就揣了五六百张。每到一处，开口三句话不离本行，立刻从怀里掏出捐册来送给人看，又指着末一个名字，说道：“这就是兄弟，现在也在这里头帮忙。诸公如要赈济，不妨交给兄弟，同送到局里都是一样的。再者兄弟是初进去，等兄弟名下多捐几个，也替兄弟撑撑面子。”人家见他说得如此恳切，有些抹不下脸的，不免都得应酬他几块，然而大注捐款一注没有。捐了三天，捐册送掉三百多份，只捐得一百八十几块洋钱，都是些零星碎户。王慕善便有些懒惰起来。及至回到局里一问，才晓得申大先生三天不出门，坐在家里已经捐了人家十几万了。王慕善才晓得这劝捐一事，竟同做官一样，非有资格不可。

正是有话便长，无话便短。过了几天，便是阎二先生替他老太太预祝的日子。到了几天头里，先把张园大洋房定下，隔夜带了家人前去铺设一新。又定了一班髦儿戏，发了一张知单，总共请了三百多客，都是上海有名的大人先生。到了次日，阎二先生一早起来，穿了袍褂，坐了马车，赶到张园。又把自己妾生的一个儿子带了来。这个儿子才有九岁，也扎扮着，穿着小袍套小靴帽，戴着五品顶子。说今天来的客多，好叫他帮着回拜。此外帐房家人，一共去了十来个。

阎二先生是七点钟到的张园。八点钟头一位客到，乃是这里有名的一位道台，叫做“磕头道台”。这人年纪也有四十来岁了。据他自己说，他这个道台也捐了二十来年了，指省湖北一直没有当过差使。公馆住在上海。专候人家有喜庆等事，他便穿着衣帽前来摆阔，无论这家同他有无来往，只要是场面上的人，被他晓得了，到了这一天，一定是他头一个戴着大红顶子前来磕头的。后来大家看熟了，就送他这们一个美号，叫做“磕头道

台”。人家见磕头道台无处不磕头，就有些不认得的人，偶遇家中有事，亦就发付帖子给他，等他来磕头。这位磕头道台吃量又好，每到一个人家，总要等到开过席吃过中饭才走，有时候并且连晚饭都吃了去。人家有事，人来客往，总得有人陪客。别位大人先生，就是发帖子请他光陪，来虽来，不过同点卯应名一般，一来就走，而且还有拿架子不来的；独有这位磕头道台，他一到之后，马上就替你陪客送客，一直忙碌到走，不消主人费心的。因此各家有事都要请他。

且说这天磕头道台到了大洋房里，拜过寿堂，见过主人，让坐奉茶。此时为时尚早，大洋房内空落落的一个客没有。主人阎二先生因这位磕头道台没有什么谈头，便把儿子唤过来，叫他替老伯请安。磕头道台一见，先问几岁，读什么书。阎二先生一一回答过。磕头道台又见他戴着顶子，便问：“世兄贵班？”阎二先生道：“还是前年四川水灾赈捐案内买的捐票捐的一个同知职衔。小孩子年纪小，等他大些再替他弄实官。”

磕头道台道：“现在捐票什么折头？兄弟想请一个三代一品封典。”阎二先生道：“有有有。某翁是自己人，我老实说。若是别人，就是出了钱我也不同他讲的。某翁要办这件事，姑且再等一两个月。这回山西义赈，极少要捐七八十万。有些捐整千整万的人，他们各人会替自己请奖，或者移奖子弟，我们想不到他的好处；就是请奖之外，有点盈余，也为数有限。其次，当铺钱业虽然由各府各县传谕各帮首董勒令派捐，将来他们这些捐票仍旧要出卖与人，希冀捞回两个。这种捐票都跟着大行大市走的，我们也占不到便宜。要拾便宜倒在零碎捐款上头。人家捐了一百、八十，十块、八块，谁还想什么好处。然而积少成多，这便是经手人的沾光。譬如有一百万银子的捐款，照例请奖，人所共知的也不过十万、二十万，其余的都要等到凑齐整数。将要奏报出去的时候，那一省的事就由那一省的督、抚同我们商量好了，定个折扣卖给人家，仍旧可以请奖。人家乐得便宜，谁不来买。而且这笔买卖多半还是我们经手。”磕头道台道：“如此一来，就是打个六折、七折卖给人家，岂不是一百万银子的捐款又多出六七十万吗？倒可以救人不少！”阎二先生道：“你这人好呆！再拿这银子去赈济，我们一年辛苦到头，为的什么。果然如此，我为什么不叫你买捐票，倒叫你等两天呢？叫你等两天就有便宜给你。不过这里头也不是我兄弟一人之事。现在山西急等赈济，靠你观察的面子，只要能够经手募捐万把银子，于照

例请奖之外，兄弟并且可以在别人名下想个法子再送你一个保举；不要说是一个三代一品封典，别的官还可以得好几个哩。”磕头道台听了，着实心动。不过要他募捐一万银子，尚待踌躇。

正谈论间，客人也陆陆续续的来了，于是打住话头。后来客人渐渐的多了，主人便吩咐开席。磕头道台抢着代做主人，让人喝酒。自从冷荤盘子吃起，以至吃到后四道，一直没有住嘴。末了上了一碗红烧蹄子，他先让众人吃。众人都说：“谢谢，实在吃不下了。”他见众人不吃，便拿筷子横着一卷，一张蹄子的皮统通被他卷来，放在饭碗上。只见他拿筷子把蹄子一块一块夹碎，有一寸见方大小，和在饭里，不上一刻工夫，狼吞虎咽，居然吃个精光。依他肚皮，还没有吃饱，因见众人都停了筷子，他亦只好罢休。这桌席散，齐巧有后来的客，多开一席。他又抢着代东，吃过第二顿方才吃饱。抹过脸，又着实替主人张罗了一回，看了一回堂戏，后来见客人都已散完，他才走的。

且说阎二先生等老太太生日做过，停了一日，出门谢过客，便预备起身。他说出去放赈是穿不得皮袍子的，山西天冷，叫家里人替他做了一身的丝棉袄裤穿在里头，将来外面就是单件破棉袍子也很够了。因为要做大善士，面子上不能不装做十二分俭朴。银子可以由汇兑庄汇去，棉袄棉裤不能不自己带去。好在沿途都有地方官派人照料。大善士是前去救人的，皇上还要另眼看待，不要说是一个小小州县。一个不好，只要大善士一封信用给抚台，立刻拿他撤任，就是参官亦容易。因此上，谁敢不来巴结他！诸事停当，便带了师爷、二爷一块儿上了火轮船，取道京、津，径往山西。在路行走非止一日，他到那里，沿途都打电报给山西抚台；好在大善士打电报是不花钱的。

有天到了山西境界。山西抚台预先有滚单下来给沿途州、县，说是南方大善士阎某人带了银子，还有棉袄棉裤前来赈济，是救我们山西百姓来的，我们地方上不好不尽地主之谊，一路之上都要好好派人招呼。那些州、县接到本省上司公事，有什么不尽心的。打尖住宿，一齐都预备公馆。有些还张灯结彩，地方官自己出来迎接，大善士到店之后，还送鱼翅酒席。阎二先生要做出清正的样子，一到店忙叫店家把灯彩一齐撤去，人家送来的酒席，一概不收。问店里伙计要一碗开水，把带来的馍馍泡上两个，吃了充饥；同人家说：“我们有干粮吃，还算过的天堂日子。将来走到太原那

边，赤地千里，寸谷不收，草根树皮都没得吃，饿得吃人肉，那日子才不是人过的哩！”说到这里，恨不得就哭出来，说道：“我想到那些遭难人的苦楚，我连干粮都吃不下了！”人家看了他这个样子，都拿他十分敬重，齐说：“这才真正是好人哩！”这个风声一出，下站办差的便不敢替他张灯结彩送酒席了。谁知他见人家办差草率，便道人家有心怠慢他，说：“我费了千辛万苦，带了银子来到你们山西地方放赈，原来替你们地方上救百姓的，怎么连点供应都没有？吃的东西亦不预备？还是瞧不起我们拿我们不当人呢？还是多嫌我们不要我们来放赈？既然多嫌我们不要我们来放赈，我立刻写封信给抚台，等我们回去就是了。”地方官一见大善士生了气，那还了得！早吓得屁滚尿流。自己当面求情求不下，又托了绅士出来挽留，才算答应的。等到地方官赶把酒席做好送来，他又说不要了，又道：“我不是争他这点东西，为的是场面上过不去。况且我们办善举的人，自有干粮充饥，是从来不受人家酒席的。”决计不收，一定叫来人抬回去。地方官拿他无可奈何，只得忍气吞声而止。有些州、县还有意巴结大善士，连大善士的师爷、二爷都得好处，托他在大善士跟前吹嘘，将来大善士到省，好在抚、藩跟前替他说好话，调好缺。因此，这一路上，大善士甚有威风。

一日到了太原地界。这太原一府正是被灾顶重的地方。大善士见机，晓得善门难开；倘若再像从前耀武扬威，被乡下那些人瞧见，一拥而前，那时节，连他的肉都被人家吃掉还不够。于是吩咐手下人，分做三四起，一齐扮做逃荒的样子，都不坐车，走了十几里。等到进了城，见了本城地方官，然后再声张起来，说是南边阎大善士到了。抚台得了信，不等他来拜，先自己去拜他，说了多少仰慕感激的话，一口一声“阎老先生”，又面谕首府、县好生款待，好生招呼。阎二先生的官阶虽然只有个知州，然而这一回乃是赈济而来，便摆出他大善士的架子，连抚台亦不放在眼里，竟称抚台为某翁，自己称兄弟。齐巧这位抚台乃是最讲究这些过节的，现在为着要银子赈济，不能不仰仗于他，虽然奈何他不得，心上却实在不高兴，面子上依旧竭力敷衍。

阎二先生头天到得太原，第二天就派了手下司事等众带了钱米，分往各处，稽查户口，核实散放；自己也穿了极破的衣服跟在里头做事。列位要晓得：这些做大善士的人，一年到头，捐了人家多少银钱，自己吃辛吃苦，毕竟那被灾户口也着实沾光；若无此辈更不知要死掉多少人，有了此

辈到底救活性命不少。此乃做书人持平之论；若是一概抹杀，便不成为恕道了。但是办捐的人能够清白乃心，实事求是，不于此中想好处的虽然也有；至于像这回书上所说的各节，却亦不能全免。既然有了这种人这等事，做书的人拿他描画出来，也不算得刻薄了。

闲话少叙。且说阎二先生在太原足足放了两个多月的赈，又办了些善后事宜，功德做了不少，银子却也用去不少。不但山西百姓颂声载道，就是山西官员，从巡抚以下，也没有一个不感激他的。他到此更觉扬扬得意，目中无人。又他生平为人度量极小，天底下人，除他之外，没有一个好的。回省之后，见了抚台，便把他放赈所到的地方那些府、厅、州、县，某人如何不好，某人如何不好，一半公怨，一半私仇，竟说的没有一个人好。抚台听了，当时亦着实生气，吩咐藩台把情节较重的撤参了几个。

毕竟他的架子太大了，不满意于人的地方很多。起先是他到抚台面前说人不好，后来渐渐的有人到抚台面前说他不好。人众我寡，一张嘴如何说得过众人。抚台想起他的前情，见了人那副傲慢样子，心上很不舒服他。因此便将计就计，上了一个折子，上叙：

“山西吏治，早已坏到极处。现当大旱之后，户口凋残，元气一时难以骤复；非得关心民瘼之员，竭力抚循，不足以资补救。兹查有南中义绅、分省补用知州阎某人，此次由上海捐集巨款，来晋赈济，急公好义，已堪嘉尚。自到太原后，臣屡次接见，见其才识宏通，性情朴实；每至一处放赈，往往恶衣菲食，与厮养同甘苦，奔驰于炎天烈日之中，实属坚忍耐劳，难能可贵。及试以他事，尤复刚毅果敢，不避嫌怨，实为当今不可多得之员。伏乞俯念晋省需才，允留该员在晋差遣委用之处，出自逾格鸿慈”等等语。折子上去，朝廷自然没有不答应的。

有天批折回来，抚台也不声张，袖了折子前去拜他。见面之后，又着实拿他抬举，慢慢露出借重之意。阎二先生听了，只当是抚台敷衍他的话，不免拿腔做势，添了许多自抬身价的话，说甚么“现在山东，直隶都等着我去放赈，我顾了你们便顾不了别处。现在除非有上谕留我在贵省帮忙，那是无可如何之事。除此以外，无论是谁都留我不住。”抚台到此方微微的一笑，从袖筒管里取出批折，送到他的面前。此时也不称他为阎老先生，但说得一句道：“现在有上谕在此，老兄请看。”阎二先生一听大惊，赶忙接在手中看时，只见前是山西抚台的折子保举他，留他在山西的一派话；

后面一行奉旨，是“阎某人着交某人差遣委用”十几个字。阎二先生看到这里，一时又惊又喜，两手拿着折子放不下来。惊的是：他在我面前，从未提过一声，凭空的一个折子竟其把我留下。喜的是：我本是一个没有省分的人，现在忽然归了特旨班，即日就可补缺。因此心上忐忑不定。但是既经留在山西，同抚台便是堂属体制，不能再照前番称呼。一旦要我恭顺起来，并非心有不甘，实在面子上一时放不下去。前日是并起并坐，今日是“大人、卑职”，未免叫不出口，难以为情。仔细思量，踌躇不决。既而一想：“他既然能够晓得我的好处，保举我，他便是我的知己。古人云：‘感恩知己。’我既感他的恩，就是叫声大人，有何不可。”主意打定，于是放下折子，慌忙离座，恭恭敬敬朝抚台磕了个头。磕头之后，接着请了一个安，说了声“卑职蒙大人提拔，谢大人栽培。卑职情愿伺候大人，替大人效力”。抚台仍旧照前同他客气：每逢禀见，无不立请，见了面总是灌米汤。有些实缺道、府都赶他不上。他说一是一，说二是二，抚台从没道过一个“不”字，因而官场上有些黑点的反去趋奉他，巴结他。他起初同人家还客气，到得后来，也就“居之不疑”了。

又过了些时，他带来的银钱已渐渐放完，因为要在抚台面前讨好，又打电报到上海汇了十几万来。起先银子都归他一人经手，除掉放赈之外，并无别用。自从改归山西差遣之后，上海二批汇来的钱，抚台渐渐也要干预；有时并借办理善后为名，向他支付。他碍于抚台情面，不敢不付。十几万银子，经不得几回也就完了。银子用完再打电报到上海；人家晓得他已经做了山西的官，而且银子已用掉不少，大约可以无须再行接济，以后的钱便来得不像前头容易了。

他此时正在热头上，为了一件甚么事到抚台面前说首府不好。抚台马上把首府撤任，就同藩台商量，派阎某人署理。藩台说：“阎某人乃是知州班次，署理知府，未免銜缺不甚相当。”抚台把脸一板，道：“现在是什么时候，还拘什么资格吗？我从前保举他，留他在山西，就想要重用他的。现在朝廷尚且破格用人，你我岂可拘守成例！”藩台被抚台驳得无话可说，只得诺诺称“是”。回到衙门里，立刻挂牌；然而为他碰了抚台一个钉子，心上总不高兴。第二天阎二先生上去谢委，独独藩台没有见他。

抚台又立逼催他接印。恰巧前任这几个月碰着天旱，一无进款，赔的也苦极了，也乐得早交卸一天早轻快一天，阎二先生择定第三天接印。他

老先生向来是俭朴惯的，上任的那一天，坐了一乘破轿子，名为四轿。其实只有两个轿夫，一把红伞，一面锣，喝道的亦止有一个。问问那些人那里去，回称：“都饿跑了。”阎二先生不便挑剔。等到拜过印，升堂点卯，六房书吏只有三个人，差役亦只有五六个。点卯应名都是一个人轮流上来好几趟。及至看他们穿的衣裳，都同叫化子一样。阎二先生手里早捏着一把汗，晓得荒年没有收成，这个缺万无生发；只得将机就计，做个清官，还好蒙骗上司的耳目。等到接印之后，一连十几日，下属应送的到任规，一处没有，而且弄得是政简刑清，案无留牍，连下属申详的案件，半个月来，亦是一桩没有。并不是德化感人，实因太原一府的百姓都已死净逃光，所以接印以来，竟无一事可做。

他这时仍旧总办放赈事务。看看秋尽冬来，北方天气寒冷，未交十月，已下得一场大雪。上海一连去了几个电报，不见有银子汇来，心中正在愁闷，一日端坐衙中，忽然接到抚台一个札子，拆阅之下，这一急非同小可！要知所为何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五回 捐巨贲笸得高官 吝小费貂珣发妙谗

话说阎二先生自从代理太原府以来，每日上院禀见抚台，以及抚台同他公事往来，外面甚是谦恭。虽然缺分苦些，幸而碰着这种上司，倒也相处甚安，怡然自得。不料一日正坐衙中，忽然院上发来一角公事，拆阅之下，乃是抚台下给他的札子。前面叙说他集款放赈如何得力，接着又说：

“现在已交冬令，不能布种；若待交春，又得好几个月光景。这几个月当中，百姓不能餐风饮雪，非再得巨款接济，何以延此残生？该员声望素孚，官绅信服。为此特札该员迅速多集款项，源源接济、幸勿始勤终惰，有负委任”各等语。阎二先生接到札子，踌躇了半夜。次日上院，又要顾自己面子，不敢说上海不能接济的话，只说已经打了电报去催，大约不久就有回信的。抚台听了，无甚说得。过了三日，又下一个札子催他。

他弄急了，便和一个同来放赈的朋友，现在他衙门里做帐房的一位何

师爷商量。何师爷广有韬略，料事如神，想了一想，说道：“抚台一回回的札子，只怕为的自己，不是为的百姓罢！”阎二先生道：“何以见得？”何师爷道：“现在太原府的百姓都已完了。到了春天，雨水调匀，所有的田地，自然有人回来耕种。目下逃的逃，死的死，往往走出十里、八里，一点人烟都没有，那里还要这许多银子去赈济。所以晚生想来，一定是抚台自己想好处。他总觉着你太尊上海地方面子大，扯得动，一个电报去，自然有几十万汇下来，那里晓得今非昔比，呼应不灵！”阎二先生道：“如今上了他的圈套，要脱亦脱不掉。你有什么好法子呢？”

何师爷此时虽然挂名管帐，其实自从东家接任到今，一个进帐没有。而且这位东家又极其苛刻，每日零用，连合衙门上下吃饭，不到一吊钱。就是要赚他两个，亦为数有限。这个帐他正管得不耐烦。如今听了东家的话，他便将机就计，想好了一条计策，说道：“太尊明日上院，只消求抚台给晚生一个札子。晚生拚着辛苦，替太尊回上海去走一趟。”阎二先生道：“札子上怎么说法？”何师爷道：“劝捐。”阎二先生道：“目下捐务已成强弩之末，况且上海有申大先生一帮在那里，你人微言轻，怎么会做过他们？”何师爷听了，笑道：“劝捐是假，报效是真。”阎二先生听到“报效”二字，便晓得其中另有文章，连问：“报效如何办法？……”何师爷道：“若照部定章程，开个捐局专替山西办捐，人家有了银子，不论那里都好上兑，何必定要跑到你们局里。此我所以不说劝捐，而说劝人报效：因为劝捐是呆的，报效是活的。我只要抚台上一个折子，先说本省灾区甚广，需款甚繁，倘有报捐在一万两以上者，准其专折奏请奖励。”阎二先生道：“能捐一万银子的有几个呢？”何师爷道：“晚生的话还没有说完。捐不捐在他，出奏的权柄在我。能捐一万银子的固然不多，只要他能够捐上六七千，我们同抚台说明，算他一万，给他一个便宜，人家谁不赶着来呢。合起捐官的钱来，所多有限，将来一奉旨就是特旨班，人家又何乐而不为呢。这笔款子叫名是山西赈济，赈济多少，有甚凭据？尽着抚台的便，随他爱怎么报销就怎么报销。如此办法，抚台有了好处；一定没别的说话。你太尊就是要调好缺，过府班，都是容易之事。他还肯再叫你在这太原府喝西风吗？”

一席话说得阎二先生不觉恍然大悟，连连点头，连称“你话不错……”。又道：“话虽如此说，明天我就上去照你的话回抚台，这个札子一定是一要就到。但是你一无官职，他下札子给你，称呼你甚么呢？”何师爷

道：“太尊办了这几十万银子的捐款，还怕替晚生对付不出一个官来？起码至少一个同知总要叨光的了。”阎二先生笑了一笑，心上也明白：“将来一个官总得应酬他的，准其明日等把话同抚台说好，随后填张实收给他就是了。”

商量已定，次日上院，便把劝人报效的法子告诉了抚台。又道：“我们山西没有外销的款子，所以有些事情绌于经费，都不能办，现在开了这个大门，以后尽多尽用，部里头还能够再来挑剔我们吗？”抚台听了，果然甚喜，便问：“这件事仍旧要到上海去办，那里有钱的主儿多，款子好集，但是派谁去呢？”阎二先生便把何师爷保举上去，又说：“这何某就是在上海帮着卑府办捐，后来又同到此地放赈的。此人人头极熟，而且很靠得住。委他劝办一定可以得力。”抚台道：“你老哥想出来的法子就不错，保举的人亦是万无一失的。”说着，便叫人请了奏折师爷来，同他说知底细，一面拜折进京，一面就下公事给何师爷，委他到上海劝办。次日何师爷上轺谢委，一张嘴犹如蜜糖一般，说得抚台竟拿他十二分器重。

阎二先生又趁空求调好缺。抚台说：“我亦晓得你苦久了，要紧替你对付一个好缺，补补你前头的辛苦。你由知州保直隶州的部文已到。这回賑济案内，我同藩台说，单保一个‘过班’尚不足以酬劳；所以于‘免补’之外，又加一个‘俟补知府后，以道员用’。兄弟老实说：这山西太原府一府的百姓不全亏了你一个人，还有谁来救他们的命呢？就是再多给你点好处也不为过。”阎二先生听了，谢了又谢。不久抚台果然同藩台说了，另外委了他一个美缺。不在话下。

且说这位何师爷名顺，号孝先，乃是绍兴人氏。自从奉了委札，便也不肯耽搁，过了两日，遂即上院稟辞。又蒙抚台发下来二百银子的盘费，又有在省的上司、同寅托他到上海办洋货买东西的钱，倒也有二三百两，一共约有五百银子光景。他便留起二百两当盘缠，拿那三百两换了现钱带着。走到路上，遇见那些被灾的人鬻儿卖女的，他男的不要，专买女的；坏的不要，单检好的。那些人都饿昏了，只要还价就肯卖人。人家讨价，譬如十岁的人只要十吊，五岁的只要五吊。他还价，每一岁只肯出五百小钱。人家想钱用，没得法子，只好卖给他。于是被他这一买，不到三天，竟其买到五十多个女孩子。他一路之上为这五十多个女孩子倒也花得盘费不少。到了上海，检了几个年纪大些，面孔长得标致些的留下，预备将来